《给阿嬤的情书》斩获金鸡奖评委会特别奖、最佳编剧

羊城晚报记者 李丽

11月10日，第39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暨2026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闭幕式在厦门举行。广东出品的现象级潮汕方言电影《给阿嬤的情书》获得评委会特别奖、最佳编剧两项荣誉。《南京照相馆》获最佳故事片。梁家辉和高叶分别凭《捕风追影》和《南京照相馆》斩获最佳男主角、最佳女主角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也是两位演员首次获得金鸡奖提名。

《给阿嬤的情书》是导演蓝鸿春深耕潮汕本土题材的新作。影片以一纸侨批串起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温情往事，聚焦侨乡普通人的坚守与善意，故事蓝本源自真实华侨往事。作为中小成本方言片，它起初并不被市场看好，上映初期排片有限，却凭借朴素克制的叙事、生活化的表演，收获观众自发传播，实现口碑逆增长，豆瓣最高达9.3分。影片内地票房突破20亿元，打破方言电影的市场天花板，同时走向海外，用侨乡故事传递中国人的亲情与信义，成为岭南本土文化破圈的样本。

导演蓝鸿春领奖时说："感觉像在做梦。谢谢在天上的阿嬤，因为她给我讲过很多很多的故事，这是我成长的启蒙。"

高叶上台拿奖时因流泪而语气哽咽："从2006年进入北京电影学院，一直到现在，这是我从业的第20年。现在是我的圆梦时刻。朋友们，有梦就去追吧！路虽远，行则将至。"随后上台的开奖嘉宾朱一龙也激动落泪，他自豪地介绍高叶与自己的渊源："她是我同班同学！她做到了，我知道她有多不容易。"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今年最佳女主角提名阵容竞争激烈，宋佳、张子枫、陈丽君、高叶各有亮眼角色，《给阿嬤的情书》女主角李思潼获奖呼声同样强烈。李思潼2004年出生于广东揭阳，毕业于广东财经大学金融工程专业。读大二时，她被《给阿嬤的情书》导演蓝鸿春发掘，在影片中饰演青年谢南枝。

本届金鸡奖，广东共有四部电影获得提名。其中，《给阿嬤的情书》获6项提名，包括最佳故事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编剧、最佳女主角、最佳美术和最佳音乐提名；《熊出没·年年有熊》获最佳动画片提名，《刁蛮公主戆驸马》获最佳戏曲片提名，《孜木嘎拖》获最佳儿童片提名。



《给阿嬤的情书》海报

"舞台剧女王"焦媛：

艺术是一个温柔的拥抱

统筹/艾修煜 宋金峪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
图/羊城晚报记者 邓鼎园

被称为香港"舞台剧女王"的焦媛，只要站上舞台，观众的目光便不由自主地锁定在她的身上。

舞台下的焦媛亲切随和，却对戏剧有着近乎全身心的投入。十年如一日的表演、创作，舞台早已与她的人生密不可分。

首届大湾区校园戏剧季期间，焦媛带来大师班《身体承载行动，身体先说话》，与年轻学子分享表演经验。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时，她讲述了自己与舞台相伴数十年的经历，也谈起这份热爱背后的痛苦、执着与幸福。



焦媛

痛苦也是幸福的一部分

焦媛出生于河北保定，4岁时随家人来到香港。父亲是京剧艺术家，母亲是芭蕾舞蹈家，她从小便在艺术氛围中长大。中学毕业后，她原本打算追随母亲的脚步报读舞蹈系，却阴差阳错地选择了戏剧专业。音乐剧《少女梦》成为她人生的转折点。凭借该剧，她获得香港舞台剧最佳女主角提名，也由此开启了与舞台相伴的人生。

"舞台上的焦媛与舞台下的焦媛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都喜欢舞台。"焦媛说，除了吃饭、睡觉和照顾家人，自己的其他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戏剧。看剧本、看演出、琢磨角色，这些早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

能在20岁出头就找到愿意为之付出一生的事业，无疑是一种幸运。但热爱并不意味着每一刻都充满愉悦。

焦媛演了十几年的《金锁记》，曹七巧长期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，情绪复杂而强烈，演员需要一次次深入人物内心。焦媛回忆，每次演出结束后，自己往往需要三个小时才能慢慢平复。

"体力上的疲惫反而容易处理，睡一觉就能恢复，但情绪上的消耗是最难的。我有很多次想过：要不放弃吧？难道我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要维持如此高强度的精神紧绷状态吗？"

但舞台似乎早已成为她的本能。"我一听到配乐、一读到剧本，脑子里就会冒出很多想法：这个能不能改编成舞台剧？如果我来演这个角色会怎么样？瞬间兴奋感和热情又回来了。"她说，"痛苦和疲惫客观存在，那就学着和它们共存。"

不希望世界只剩下短视频

在大师班上，焦媛用"dying to tell"（迫不急待地想表达）形容自己对待艺术的态度：心里有迫切想要表达的东西，才会有行动的动力。她认为，欲望本身并不是坏事，关键在于如何运用它。"人人都有欲望，如果能够转化成驱动力，那就是好事。"

这句话放在她与《金锁记》的关系中，或许更容易理解。曹七巧是一个被欲望吞噬的女人。演绎这个角色十几年，焦媛不仅要理解她，还要始终保持对欲望的感知。"缺少感知，很多角色根本演不好。生活里不一定要释放出来，但舞台上必须释放。"随着《金锁记》开启新一轮巡演，焦媛也需要再次调动这种感受，重新走进曹七巧的内心世界。

对人物欲望的理解，也体现在语言选择上。《金锁记》原著以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为背景，焦媛却选择用粤语演绎曹七巧。她认为，粤语本身的语音特点和节奏感，让剧中一些语速很快的争吵、独白更具锋利感和音乐性。对她而言，粤语不只是台词表达的语言工具，更是塑造人物的重要元素。观众也曾反馈，粤语版演绎得酣畅淋漓。在焦媛看来，这种语言表达反而成就了人物，也赋予了作品独特的魅力。

但焦媛自己的欲望，并不止于塑造好一个角色。

"我有一个想法，不知道算不算幼稚：我不希望未来的世界只剩下电脑、短视频，现场舞台剧彻底消失。所以只要我还能坚持，就想要推广舞台艺术。"

今年8月，《金锁记》新一轮巡演在广州开启。焦媛回忆，首场演出谢幕时，自己哭了。"做巡演的难度比过去高了很多，但仍然很感恩有观众愿意走进剧场支持我们。"对她而言，观众的到来，不只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，也让她看到现场舞台艺术依然被需要、被期待。

在体验中认识自己

如果不是戏剧从业者，舞台艺术对普通人而言，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
焦媛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"艺术就是一个温柔的拥抱。谁不渴望被温柔拥抱呢？"在她看来，艺术不一定要承担多么宏大的意义。当人们压力很大、精神紧绷时，听听歌、看看演出，就能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。更重要的是，艺术能帮助人们跳出自我的小圈子，认识更广阔的世界。"就算我身为演员，读完剧本、演绎角色的时候，我都会意识到：我不是孤单一人。"

戏剧、舞蹈、音乐等艺术形式，让人们得以窥见自己未曾经历的人生，也能从他人的故事中重新认识自己。尤其是在剧场，演员在观众面前真实地演绎故事，两个多小时里，全场观众同呼吸、共感受。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，有着屏幕无法替代的力量。

在本次大师班上，焦媛邀请现场观众上台进行肢体互动练习。短短几分钟，原本陌生的人们便在练习中逐渐放下拘谨。"戏剧的核心就是人与人的交流，戏剧课通过游戏的形式帮助人们打开自我，建立自信。"

对于初次接触戏剧的年轻人，焦媛的建议很简单："先给自己机会走进剧场看一场戏。"不必预设自己是否喜欢，也不必急于寻找答案，先亲身感受一次现场演出。如果坐在观众席上，心里曾闪过"如果站在台上的人是我，会是什么样子"的念头，或许戏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。

谈及戏剧，也谈及人生，焦媛最后送给年轻人的两个字是：行动。

"很多人光靠脑子想，但不行动。"在她看来，无论是演戏还是做人，都不能停留在想象中。角色分析得再透彻，终究要走进排练厅，把人物具象化；对一件事再感兴趣，也要真正迈出第一步，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。

"行动会带给你很多意料之外的收获，行动即是实践。"

"隔壁子"

□何大江

四川东北营山县城半边街老房子的空间很高，从地面到屋顶有四五米。相邻两家之间的墙壁，并非从地面直砌到屋顶——屋顶是硬山顶，顶部留出一个三角形的大空，只有穿斗，没有墙体。左邻右舍，空气都是流通的。流通的不仅仅是空气，还有邻居家的争吵、聊天、叹气、鼾声、笑语。邻居家，营山话叫"隔壁子"。实际上，半边街的每一个人，都通过声音跟隔壁子一起生活。

"你看看，"上隔壁云二娃他妈说，"你像不像人家？"

"我为啥要像人家，我就像我自己。"云二娃答。

上隔壁另一家，四十来岁、寡居多年的女人再婚了，女儿总在母亲面前挑继父的刺，母女俩经常互相气哭，女儿有时哭得喘不过气来。

下隔壁高大的吴老师，经常被他那身材娇小的妻子弄得狼狈不堪。两人在外都是受人尊敬的教师，在家吵起架来却异常激烈。

听得最多的，还是前隔壁张家的声音。张爷爷方头阔嘴，粗眉大眼，胸腹下垂，状如弥勒。张婆婆头发已有几分花白，脸色却十分红润。在那个几乎人人面黄肌瘦的年代，他们却如此富态，那时我猜测，这跟他们家孩子在食品公司上班有关。

我小小年纪就失眠，时常在张爷爷的鼾声中辗转反侧。有一天早上，张家传来了令人心悸的呼救声。仔细一听，是张爷爷在打老婆。

"张伯伯，打人要不得哟。"我父母赶紧去敲门、劝架。

"她骂老子屁儿虫。"张爷爷愤怒地嘶吼道。

"我哪里骂了他屁儿虫嘛？"这是张婆婆的哭诉声，"我只是骂了他屁眼痛。"

在隔壁的我却奇怪了，"屁儿虫"和"屁眼痛"都是骂人的话，为什么一个该打一个不该打，这是什么逻辑？这两句话都是骂人的常用语，难道还有程度上的差别？

姐姐特别关注的"连续剧"，自然是下隔壁的吴老师家。那时她在上小学，而吴老师正是她的班主任。在学校里，在课堂上，吴老师身材高大、浓眉大眼、神情威严，眼光扫过，如利剑一般让人噤声。训起学生来，没有谁敢抬头。然而，回到家里，吴老师几乎每天都要被他妻子、同样在教小学的刘老师痛骂，也连带他的母亲唐婆婆一同受罪。当然，吴老师也总是要反击。只不过他的反击似乎不太有力。比如，我有次就听到他反复念叨一句话："姑息养奸、姑息养奸。"

吴老师在学校里的威风，和回到家里的窝囊，让姐姐在上小学时就见识到了人的两面性。

那个时候，姐姐还没见过吴老师的妻子刘老师。骂得那么脏，用的词那么粗俗，姐姐自然而然推断，那一定是个凶神恶煞、膀大腰圆的悍妇。然而，一件小事改变了她的认知。

有天上课时，吴老师忘了拿备课本，于是让姐姐去他家里取，因为只有姐姐知道他家在何处。于是，姐姐就第一次进了吴老师家。唐婆婆在家，把姐姐引到吴老师的卧室。姐姐迎面就看见一张黑白照片，是吴老师夫妻的合影。合影里的吴老师，跟平常一样英气。震撼了姐姐幼小心灵的，是吴老师身旁的刘老师，如此光彩照人，活脱脱就是另一个王丹凤——那个时代最出名的女明星。这样的气质与美貌，姐姐在现实生活中是第一次见到。

吴老师、刘老师退休后，住在成都，我见过他们好几次。

虽然都老了，但吴老师依然高大，刘老师依然娇小，都是好看、体面的老年人。他们之间的互动方式，也彻底改变了。吴老师声音依旧洪亮、眼光凌厉，刘老师说话却变得细声细气，表情也有些低眉顺眼。两人都动作缓慢，时不时互相搀扶一把——这便是"伉俪"的模样了。

前两年，吴老师离世。他走后两三个月，刘老师也走了。

姐姐说，这两人肯定是互相离不开对方的，一个走了，另外一个肯定活不下去。两个人吵闹了一辈子，又相爱了一辈子。

过梅岭记

□陈迹

知道梅岭，还是在初中时候的语文课上——陈毅元帅的《梅岭三章》，是必须背诵的。后来，翻览清代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，知"梅岭"实因梅鋗得名。梅鋗，越王勾践后代，秦末汉初曾家于此地。屈大均说，"越人以文事知名自高固始，以武事知名自梅鋗始"；也有以岭上多植梅，故曰梅岭者。

梅岭在五岭最东端，为五岭之第一岭。汉武帝时候，汉将庾胜在此设关，于岭北"城而戍之"，所以又名大庾岭。秦辟梅岭山道，并于岭上隘口筑关，时称横浦关。秦汉两代，梅岭山路既是岭南地区和岭外沟通的主要通道，也是中原王朝控制岭南的重要途径和屏障。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，山道乏于修护，及至唐代，已是灌木侵道，殊难通行。唐开元四年（716），张九龄自长安返归韶州曲江，深感行旅之苦："岭东废路，人苦峻极，行迳夤缘，数里重林之表；飞梁鞏截，千丈层崖之半。颠跻用惕，渐绝其元，故以载则曾不容轨，以运则负之以背"，因此上表朝廷奏请重凿梅岭山路，获准，并受命主其事。于是，"缘磴道，披灌丛，相其山谷之宜，革其阪险之故"，在农闲的冬十一月开工，至第二年年中即告竣工，"岁已农隙，人斯子来，役非逾时，成者不日。则已坦坦而方五轨，阗阗而走四通，转输以之化劳，高深为之失险"。

梅关古道的开通，把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串通起来（前此不久，隋炀帝开凿大运河，已经沟通了长江、淮河、黄河、海河、钱塘江诸水系）。自此，商旅络绎，万国来朝。张九龄在《开凿大庾岭路记》中说："于是乎鑲耳贯胸之类，殊琛绝赆之人，有宿有息，如京如坻。宁与夫越裳白雉之时，尉佗翠鸟之献，语重九译，数上千双，若斯而已哉"；"海外诸国，日以通商，齿革羽毛之殷，鱼盐蜃蛤之利，上足以备府库之用，下足以赡江淮之求"。在以水道为主要交通的古代社会，梅关古道的凿通，极大地改善了岭南地区与岭外的交通条件，为文人商贾往来提供了极大便利，也为南北文化的交融奠定了交通基础。

今年开春，与友人自梅岭北侧循古驿道翻越大庾岭，于南雄一侧下山。古道由青石板和大小不一卵石块铺成，有凹陷明显的马蹄印迹或车辙。稍行，见山脚左侧有寺名云峰，于此作速写一帧。友人已行远，古道空寂无人，甚是清幽。再行，有古桥名"接岭桥"，是用麻石条砌成的单孔拱桥。拾阶往上，右侧有参天大树，旁立说明牌，言此是枫香古树，张九龄开凿驿道时和随从监工常于树下歇息。渐行渐高，及至半山，有亭名憩云，可供歇脚。又行经"重来梅国"碑，左折复右折，一路往上，便是古道最高处关楼了。

关楼建于两山相夹之隘口，现存为北宋嘉祐间重建，砖石结构，雄伟古朴，粤赣两省，以此为界。关楼北面门额署"南粤雄关"行楷大字，南面匾额署"岭南第一关"，均为明万历间南雄知府蒋杰题刻。关北右侧立一石碑，刻"梅岭"榜书二大字，闻为清康熙年间南雄知府张凤翔所立。在古代，这里是军事要隘，也是南北交通咽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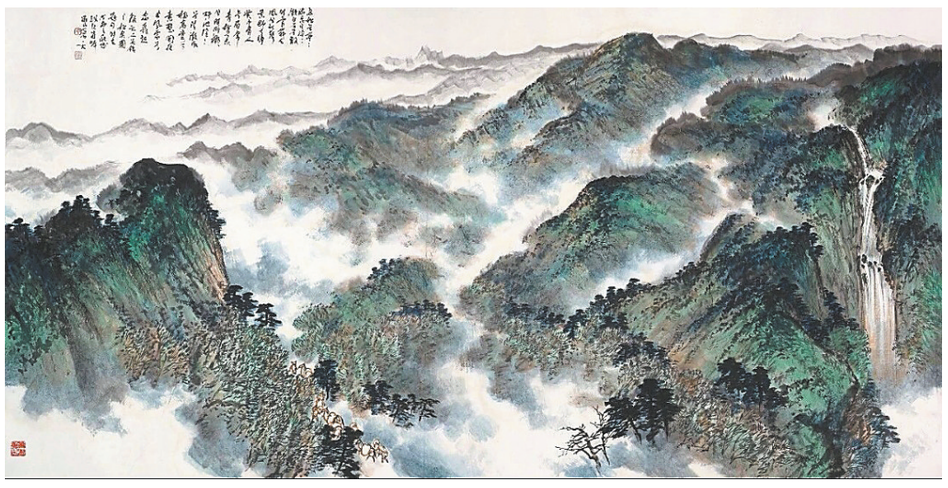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关楼，就是下山的路了。有两江亭，取珠江、长江之意——梅关古道是古代连接长江、珠江水系最短的陆路，南雄是古道最南端，有浈水入北江而进珠江；古道北端大余，则有章水入赣江而进长江。又下行，路侧有饮马槽，在古代可供翻山越岭商旅马匹之用。往下又见六祖寺、衣钵石、衣钵井，想起《六祖坛经》所记"惠能辞违祖已，发足南行，两月中间，至大庾岭，逐后数百人来，欲夺衣钵"故事，不禁莞尔。又有东坡树、汤显祖诗碑等，可知梅关古驿道，也是古代官宦贬谪岭南或奉诏北还的必经之路。

古道南端韶州（今韶关）之切要，屈大均在《广东新语》中这样说："天地之气，自西北而东南。闽之建州，吾粤之曲江，亦西北也。"张九龄从这里北上京城，六祖惠能也从广州来这里弘法。

六祖《坛经》，是惠能在韶州大梵寺讲经说法时候，"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"。毛泽东曾于1956年对广东省委领导说，"你们广东省有个惠能，你们知道吗？惠能在哲学上贡献很大，他把唯心主义的理论推到了高峰，要英国的比贝克莱早一千年，你们应该好好看看《坛经》。一个不识字的农民能够提出高深的理论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"。1959年10月12日，毛泽东也曾和十世班禅谈到《坛经》："我不大懂佛经，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。有上层的佛经，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，如唐朝时六祖的佛经《法宝坛经》，就是老百姓的。"

韩愈少时曾随遭贬谪的兄长韩会迁居韶州。后来韩愈自己在当监察御史的时候，也两次被贬到广东，一次到阳山当县令；五十来岁时候谏迎佛骨，又被贬到更为边远的潮州。虽然韩愈在潮为官只有八个月，潮汕人文却自此蔚然，江、山也因之俱改姓韩。

在桥梁、铁路、高速公路网极其发达的现代社会，梅关古道作为南北交通的功能，已经成为历史。



松泉高远（彩墨） □陈天